

王国维未刊书札（三）

王 宇 王振芬 朱金枝

十四、致罗振玉 （1918年7月25日）

昨函未寄，晚赴哈园宴，晤丁辅之。《雪堂叙录》首卷已印成，共九十页，加以序目可得百页左右，下卷已送校者三十页。其所送之稿未皆未加边线及行间直线者，初以为异，继乃知排字由彼，至加线印刷皆在中华书局为之，故如是也。并晤翰怡、一山，公致翰函于三日前送往，一山亦即于次日示以初叟信，翰云再商。昨日席散时，翰问海上尚有他人帮忙？答以寐叟说为之设法云云。渠亦举及苏堪^①，窥其意似谓初函中所云六七十元者，分担则可，独任则不能，大约每月二三十元之助必可得也。

寐叟夫人今日寿辰，其子因堂上双寿，大征诗文。闻寿文有十许通，诗词更多。一山作一文，属维书于卷上，约二千字。前以一日之力书之。此书就后即拟往祝，然今日恐不得见也。再请道安不一

维又拜 十八日早

按：《吴信》1918年7月21日、30日、8月13日皆谈及《雪堂叙录》事。此札当写于此时。

^①苏堪：郑孝胥，字苏堪，又称苏龢、太夷、海藏。

十五、致罗振玉 （1918年8月25日）

今日晤况夔笙^①自北京归，知陈松山^②给事亦在北京。盖湘

省被兵，不能安居所致。近则常德竟当兵事之冲，恐乃弟商业亦不堪问闻，其入史馆想系凤老为之也。公在都匆促，恐未必闻其消息，故以奉闻。如大学之事我辈原不愿就，然如凤老、松老绝不因其入史馆而减其敬爱，若如缪种则诚不足齿耳。夔笙在都购得元本《史事指南》一书，元本元印，云系官场备览之类，渠以百元得之，至沪或可售二百元云云。书因价未付清，未携来，将来当就观之，恐有好材料也。

承询查韬荒，今检《备志》廿，《艺文志》七得之。韬荒名容，号渐江，又号汧翁，布衣，天才超绝，尤肆力于文学（以上小传）。所著有《咏归录》（《日下旧闻》引《尚志堂文集》）六卷（见《金志》）。谱云有尚志堂，真集堂集共六卷，查《岳牧翁杂记》云，有《乐志堂集》刊于书林之中（今不知所归），《渐江诗钞》十二卷（见《金志·陈氏廷敬序》）、《江汉诗集》（见铁翁《说铃》并载李良年谱序），又《轺轩录》云更有《弹箏集》。管氏云《弹箏集》仅绝句一体凡百首，《渐江文钞》二册（见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），不载其有词集。观其诗集，诸名殆终身作客者，故管芷湘于吾乡文献最熟，亦不知其有词也。此君乾隆金战二志当有专传，然无此书，无从检也。康熙志无传，《备志》仅补前志所未备者，故亦不为作传也。专肃，再请道安。

永观三顿 十九日灯下

按：《吴信》1918年9月21日云“昨见况夔笙所得元本《史事指南》八卷，”札云：“书因价未付清未携来，将来当就观之。”当书于前。

①况夔笙：况周仪，因避讳改周颐，字夔笙，号蕙风，端方幕客，名词家。

②陈松山：陈田，字松山，贵州贵阳人，清末官掌印给事中。

③缪种：缪荃孙。

十六、致罗振玉（1918年9月25日）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前日奉一函，亮达左右。辰维起居多胜为颂。

近写《苍颉》毕。因以臧刊雪窗本《尔雅》校阮刻，阮刻虽称据吴元恭本，然亦不尽用吴本，雪窗本佳处如“释训”绰绰爰爰下注多十九字，“释宫室”中谓之时一节，注多出十三字，“释水”末经文多“从释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”十三字，蜀大字本同，虽未知吴本何如，而阮刻无之。《阮校勘记》唯出“释训”注一条，而他二条皆不见，阮氏固见雪窗本者，不知何以竟将犖犖大者遗之，殊不可解也。校雪窗本毕，复以蜀大字本校于书眉，多与雪窗本合。

公处有鄂中翻顾千里所刊吴本否？便中拟一假也。前者颇思研求《说文》之字，出于《尔雅》者若干，先取“释草”以下诸篇与《说文》相较，知《尔雅》之字不见于《说文》者甚多，虽因古本今本字有不同，然固有不收之字，颇不得其说。校古本与校今本别为一事，然仍拟以《说文》一校之也。《古佚丛书》本号称蜀本，然实出后唐监本。后唐虽仿蜀刻本，未必即用蜀本，而雪窗本所附音，一字一音，反与《郡斋读书志》所称毋昭裔音略合，或反出蜀本欤？因校《尔雅》，摘出注中有音者得五十七条，益知抱经先生所刻《方言》分音与注为二之非。景纯注书固自有例，其音为自注而作与本书音义相别，而极相关，拟作《方言》跋详之。

公之《吉金续录》得六十余页，为器亦当略等。前日所寄《雪堂叙录》下卷并《叙目》想已收到，俟校本来即可令装钉也。付款事丁未问及，如问时当令先开一细帐目也。专此

敬请

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廿一日

再启者，东方米贵风潮，阅报知已平息。然闻此间有余一百万石之说，则此间米又须昂贵矣。公移居事究竟若何？是否全眷同来，抑先移一部分？房屋究竟需若干？三少奶奶想当生产，恐仍系逐渐迁移，迁移最好择三幢之屋二宅相连者，先租一宅，将来全眷来时免再行迁移，然恐觅此种屋不易耳。

对山^①骤尔入都，因之报纸又有谣言，然今非其时，当局者（恐并无此意）即有此意，要不肯如外间所传之冒昧耳。日本松崎氏所刊明道小字本《尔雅》：公有其书否？颇思校今本为一书，并校古本经文为一书，然二书注质不同，未可合为一也。

此间近得雨，后仍自晴霁，江浙一带尚不致成歉岁，唯湘粤有大水耳。日本米价近跌至若干，此间受此影响，亦每石涨半元有余，现石近八元，以日金换算亦近二十元矣。专此，

再请
道安

维又再拜 廿一日

按：《陈谱》1918年戊午八日记：本月十六日（9月20日）写毕《重辑苍颉篇》二卷。《吴信》1918年9月21日记：《苍颉篇》重辑本昨已写毕，礼谓“近写《苍颉》毕”又札云校《尔雅》事与《赵谱》戊午年纪事基本吻合。《陈谱》本年七月亦记：以元雪窗本《尔雅》校阮刻《注疏》本，经注及音事，或于判断王氏为此事时间有帮助。

①对山：此借指康有为。

十七、致罗振玉 （1918年9月30日）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昨寄一书，想达左右。昨晨至纬公处，取《雪堂叙录》一部，观其装订尚如法，惟版心折叠处不尽居中，盖乃缘印刷时不

中正故也。顺道至季英处：季英出手书，知三少奶奶已免身，得一女，大小平安。君梦亦渐愈，甚慰。惟闻君楚愈后须静养一年。忆罗清泉患此，愈后即壮健如恒，岂此病亦非一种耶？归得手书并致太夷函，敬悉一切。太夷似居南洋路六号，且俟询明寄去也。公致胶西函云仲车^①决不能行：士衡^②等亦不敢明白赞同，此今日人心理如此，仲车就职必先以预备为言，其实决无办法，料其结果，将来恐被逼以去，或期满而退，此语似过于败兴，然恐不幸而中也。君九所忧甚是，恐南北识者所见略同，然无办法则一也。

方氏^③《古玉拓本》，其字诚有所本或集卜辞中字为之。沪上新出一甃季氏子组盘甚大，径二尺有余，中间字四行，行款仿甃季子白盘，而字极精工，惟笔势稍呆滞，又有二三败笔。景叔以拓本见示，维告以此赝品也，而景不信，昨晚在哈园遇之，知已购定矣。沪上看铜器之眼，率与景等，彼等皆以铸字者为真，若铸字而器之颜色好者，彼等尤信之。抑知古人之字自有意度，固有不能伪者耶，虽器古字铸，我辈决不能信也。《释环珞》及《释珏朋》二篇写出呈教，其珏朋之说，先生当更有以益之。

日币又大跌，不知何时乃能稍长，外间人言尚须看跌，不知何如？日内内人还海宁料理衣服被褥等，请于维折上取日币百五十元，如公到沪有期，即于彼时带来，否则有便时汇下为感。如日币有看涨之日，而公东寓经济仍奇窘，则拟在海宁借债，料不至如沪上之巨也，请酌示。日币情形如再跌，则公益不能不作归计矣。专此敬请

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八月十六日

按：前札：《雪堂叙录》…俟样本来即可令装订也，三少奶奶想当生产…”此札云：取《雪堂叙录》一部，观其装订尚如法；三少奶奶已免身…”知此札应在其后，且相隔

不久。“八月十六日”为公历9月20日，似不确，或应为“八月廿六日”。

①仲车：宋，徐积，字仲车。此借指徐世昌。

②士衡：晋陆机，字士衡。此借指陆荣廷。

③方氏：殆指方药雨。因前函有方藏玉残璧一事。

十八、致罗振玉（1918年9月28日）

（此札前缺）……顷又思卢字篆文从“由”，六国文字从“由”，而真古文皆从“②”，取《庸子盘》之“庸”，《鄱侯敦》、《簠鼎》、《弘尊》从“庸”之字皆然，因悟“由”由“由”为一字。古“由”“迪”“攸”“道”四字皆训为用，王文简《经传释词》证之极详。颇疑《尚书》“迪”字即“道”，亦即“由”字，“由”“由”之为一字，亦可由此得其证。“由”为尊类，“缶”亦尊也（礼器五献之尊，门外缶，门内壶），以瓦为之与以铜为之皆一物也。许君言东楚名缶为由，其源甚远。如此则“由”之本义与其假借之义，与其形与声皆于古文中得变化之线索，而“由”“道”“由”“迪”四字适成一相对之比例。拟以此意再作《释由》下一篇，如此方足立其说。本朝善读书者无过王氏父子，其不以“攸”为“所”，以“迪”为“道”以“油”为“自”，皆从经文涵泳而得。汉人复生亦当舍已说而从之，我辈自他道人乃适与之相遇，诚可喜也。卜辞中“由、由”二字疑亦是“由”字，以其一似“由”，一似“②”故也。请教之。再请

道安不一

国维又顿首 廿四日灯下

按：《陈谱》1918年戊午八月记：本月中、下旬，撰《释由》上下篇。札云：“拟以此意再作《释由》下一篇。”

《吴信》1918年10月1日谓：“《释由》下篇亦成，未及写

寄，大旨如前书所云。”前书即指此札。

十九、致罗振玉（1919年1月19日）

雪堂先生有道：

今日接西代发手书，敬悉一切。比想已返京都矣。许君书当照寄哈园。梵文复信刻已转交。刘翰怡属孙益庵^①托维编纂《续文献通考》中〈乐律〉一门，云月脩廿元，益庵以其过菲即行复绝，刘处向无大薪，然此则又所不料也。

俄过激党之祸，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，恐英法美诸国人亦未必不渐渍其说，如此则欧州文化富强不难于数年中灭绝。东方诸国受其祸亦未必后于西洋。故昨致凤老一长函，请其说当局于欧州和会提出以国际联盟为剿灭过激党之神圣同盟，合世界之力以扑灭之，并谓变鲁至道，此为第一者。不知凤老能言否？言之能否有效？如此派得志，则世界末日至矣，遑论其他？此事并须怂恿新人言之，较有效力，欧美诸国默视其害而不为计，不知何故？专肃，敬请道安不具

国维再拜 十八日

细思此事关系至大，拟致函于十余年不通只字之陆宗輿。以利害言之，媾和使者非其人，未必能如吾辈意。然以当国者名义提出，当无不可。

按：此札叙国际政事，提及“俄过激党”及“欧州和会”，或书于1919年。

①：孙益庵：孙德谦，与王国维、张尔田有“海上三君”之目。号隘堪，元和人。

二十、致罗振玉（1919年3月末）

（此札上缺）昨读严九能《悔庵集》，有上段茂堂先生书，諫

其与某巨公冲突事。揣其事，乃段以刻《说文》事属阮太傅，而阮以集股为说，段大怒，遗书痛诋之，语极激昂，劝其润色。原稿微词婉讽，未知段书究发否。今王氏所藏牒出，乃知所谓某公乃阮公也。此事可著之年谱中。《王氏行述》钞得文肃、石臞及其孙观察三世，如刊之，则文简《行述》尚须再刻一次方成一书，而观察《行述》中附其子同殉难者及从亡义士传，似亦宜并刻之，否则仅刊文肃及石臞先生二状如何？再请道安不一

维又顿

为乙老作寿序似藻周虑密，惜不能写寄。又申

按：《赵谱》记乙未正月购得严悔庵诗文稿若干纸，又记二月为乙老作寿序事。札中均有所涉及。《陈谱》1919年乙未二月记作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札恰述其事。

二十一、致罗振玉（1919年2月26日）

（此札上缺）耳。《金文例》拟二三月后为之，既此书事又牵涉各种，如姓氏、官制、小学各项，恐或踰出界限也。长儿去年考香港大学，初等考试已入格，今年再在校半年预备，应高等考试，即为该校毕业之日，其校长许其考及格后为荐汇丰银行事。次儿明年亦可毕业，其成绩尚好，或可望学校荐事。以后生涯舍此更无他法。乙老言我辈今日须作孔鲋伏生藏书之计，虽系愤激之谈，或将有此日耶？专肃，敬请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廿六日

按：《吴信》1919年9月16日信谓：“长儿香港大学高等考试业已通过”札叙长儿在香港大学事，应书于半年以前。

二十二、致罗振玉 (1919年7月2日)

(此札上缺)再陈者今田盘之富盧，维前以音声及地望求之，疑即春秋之彭衙。后读《史记·秦本纪》云武公元年伐彭戲氏，《正义》以为即彭衙，颇疑戲衙二字声类不同，无通假之理。盖戲即盧之字误，此地初名罍盧，转为彭盧，又作彭衙，至汉为衙县，又省彭字也。再请，
道安

国维又顿 初五日早

按：《吴信》1919年6月12日信谈今田盘，云“则罍盧当是彭衙耳。”彼初叙见解，此则将见解约略阐发，当在其后。

二十三、致罗振玉 (1919年10月1日)

(此札上缺)世界大势趋于破坏，有逆此趋势者必为世界所不许。如英议院主撤征俄之军，其政府不能不听之，各国执政皆一丘之貉。没有逆此趋势之问题起，国中国外，无一人敢声言赞成决矣，此前函所云无异于预备出走者也。

四小儿伤寒发疹将近一月，始得退热，若复原恐须再待一月也，尊处诸人秋泻想早就痊可矣。专肃，敬请
道安不一

观再拜 初九日夕

京津学潮见于报纸者甚烈，实在如何？此等事似与教会有关。其运动之根据地，北则京沽，南则上海也。何种风气一开，以后行政如何措手？又申。

按：《吴信》1919年8月17日信谓：“第四儿亦自（阴历七月）十一一起发热，”札称“四小儿伤寒发病将近一月，”则此札必书于阴历八月。札中称“京沽学潮”，当指“五

四”运动。

二十四、致罗振玉 (1922年7月25日)

(此札上缺)甚亟，京师亮不至波及，惟天津太近，必有战事。租界人满，一切当翔贵矣。闻丁辅之言，于马叔平^①处见钜鹿所出三木尺，恐即系公物，叔平借去者，未必此外又有三尺也。祈示为荷。专肃，即请道安不一

国维顿首 初二日

景叔有数拓本寄柯燕舫^②，内有一鼎盖极佳，维乾没之，既而景叔又寄一拓本至，谨以此书奉贻，祈察人。

按：《吴信》1922年8月1日信言及于与叔平处见钜鹿出三木尺事，与札合。

①马叔平：马衡，浙江鄞县人。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，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。

②柯燕舫：柯昌泗字，号谥斋，柯劭忞长子。又为罗振玉门人。

二十五、致罗振玉 (1922年10月9日)

雪堂先生亲家有道：

前上一书，想达左右。辰维起居多胜为颂。息侯^①南来曾晤及，渠言公覆翰怡之事尚有转圜余地，然正使如瑞老所见，恐乞恩者亦自不多，未必能逮不乞者之数也。乙老月初以后因大便稍用力，遂患小便不通，西医用手术通之而皮管遂不能去。前三日一见之，言语舌本强甚，颇属可虑。而菊生谓林琴南亦患此病，西医治之不效，用中医黄蓍而愈。现乙老亦延中医，用黄蓍、肉桂等药，闻服后尚佳，或可渐见功效也。前数日情形甚不佳，昨日较胜，殆黄蓍之效欤？

商锡永书三册早校就，仍寄尊处，请转交。螺江^②之件拟托

息侯带上，渠月底当北归也。闻库籍尚有三百袋，向沪上求售，价六百元，惜不得其详。昨晤孟蘋^③，知陈款尚未寄，孟今年又蹈危机，此款当无误，但稍迟耳。专肃，敬请道安不具

国维再拜 十九日

按：《吴信》1922年9月29日信叙及乙老病症及交螺江之件，与札衔接。

①息侯：金梁字。

②螺江：指陈宝琛。

③孟蘋：蒋汝藻字。

二十六、致罗振玉（1923年3月7日）

雪堂先生亲家有道：

还宁七日，十四日晚抵沪，今日始发见开岁所寄手书，敬悉一切。新出三体石经及颜《勤礼碑》昨已闻马叔平言之（叔平至沪一日即行）叔平谓周季木尚藏有魏石经《尚书·益稷》篇二字（见过拓本），不知新出之石六七百字者已抵京否？

顷朱稷丞^①来，言及慈护^②家事，云在禾用度月须二百元，现尚缺百元左右，不知公去岁所云托三六桥^③金锡侯所图之事已有回音否？慈护月内拟来沪谢孝也。其《肃忠亲王行状》尚未寄来，殆未捡得也。

公于圣节前想赴京一行，叔平言出都前一夕见公，殆在此时也。维今岁在哈园无所事事，现为编所藏书目。并闻，专肃，敬请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二十日

王氏韵表已钞成一半，其前王梓材所补表亦已抄出，然颇有不甚圆满处，拟作为附录，不与原书相乱，其按语则不必存矣。又申。

按：《陈谱》1923年癸亥正月记：王氏返故里，归沪事，与札合。

①朱稷丞：此人未详。

②慈护：沈颀字，沈曾植嗣子。

③三六桥：三多字，清末官库伦办事大臣。

二十七、致罗振玉 （1924年1月9日）

雪堂先生亲家有道：

顷接快信，敬悉一切。惟时已在晚膳后，故拟于明日午后访螺江，陈述此事也。素帅所见极是，想此间亦无异词，此种事内面当较对山辈为稳健也。维于初二日与杨①景②同拜朝马之赏。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，《竹垞集》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，然此后则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，辛亥以后，此恩稍滥，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，在杨、景已为特恩，若维则特之又特矣。报称之艰，公将何以教之？

库藏窘甚，上月津贴未发，维已与息侯商欲于中旬后通融二百元，于年下归还，息侯已允之。公如致书时，乞便中提及为荷。专肃，敬请
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初四日灯下

东事甚可虑，此次不敬事件实为彼中从来所未有，即最近丽人案恐亦非丽人所为，究不知真相如何，若果爆发，则世界皆受其祸矣。如何？又申。

按：《陈谱》《赵谱》均记癸亥年十二月初二日：奉谕旨“着在紫禁城骑马”札所叙即此事。

①杨：即杨钟羲。

②景：即景方昶，与王国维同日授南书房行走。

二十八、致罗振玉 (1924年1月13日)

雪堂先生亲家有道：

前日复一书，想达左右。前函事已面陈螺江矣。高密^①入都，报纸谓有少府之命，而顷晤紫阳^②则云无之，惜访息侯不值，不能知其详也。据螺江言：高密此来全须息侯为之计画，不知究如何。

傅氏^③所藏残宋本《水经注》已借到，前后尚存十余卷，并借得孙潜夫所校者亦得七、八卷，拟尽校之。而沅叔^④言全谢山先生五校本现在天津图书馆，系渠所代购，将来至津当往一观。宋本误字甚多，大典本实从之出，黄省曾本亦略同，始知明朱王孙及国朝校正之功实不可没。孙校本即谢山先生所见者，原在玲珑山馆，后顾千里从扬州购得，售于五砚楼袁绶，皆复以顾抱冲所藏一钞本校之，其书可贵不亚宋本，惜所缺太多耳。公何时入都？想在中旬，不在下旬也。专肃，敬请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腊八月灯下

按：从郑孝胥入清宫事知此札书于1924年初。

①高密：东汉郑玄，高密人。借指陈孝胥。

②紫阳：宋朱熹。号紫阳，借指朱益藩，时为溥仪师傅。

③傅氏：指傅增湘。

④沅叔：即傅增湘字。

二十九、致罗振玉 (1924年3月8日)

雪堂先生亲家有道：

维自廿八日稍有咳嗽，致月初逆患感冒，身热头疼骨痠，至初五日始渐向愈。前日叔炳兄来此，正在发热之际，略谈一刻许，想已回津晤见矣。

尊藏佛经小说（其体例则缪氏所刻京本小说中有相似者，又《武林旧事》、《梦梁录》所记宋人技艺有说经译经当出于唐时此等小说也）细思亦无可加跋。前日困倦之际未及交叔炳兄，又思君美即日可到，故遂懒于检出。现闻君美须中旬来此，不知此外另有便否？《秦妇吟》末云：“咏此长歌献相公。”云云，相公盖指周宝（时为镇海军节度使）。端已曾为宝客，故《浣花集》中有金陵相府、浙西相府之作。此诗当于前跋后加一跋也。

前昨二日系维班期，已请假，至今凡七、八日不出也。近日楫^①亦不来，内事一无所闻也。专肃，敬请道安不一

国维再拜 初七日

按：《吴信》1924年3月1日致蒋汝藻叙“感冒七八日”与札中说相符。《赵谱》记甲子二月“《秦妇吟》又跋”札亦及此。

①楫：佟济煦，字楫先，时为内务府堂郎中。

三十、致罗振玉 （1924年5、6月）

永丰先生有道：

连日重理旧业，遂不出外。前日太真^①来谈近日运出诸物甚多，拟作抵以供裁减之用（裁减须还各债），皆戚畹^②主之。高密大约开去本缺，仍留行走，已内定矣。戚畹此次举动，二首席反对颇力，且利用程克，而戚则用王以抵制之，两方面勾心斗角，戚之手腕亦正不弱，其人甚有才，谈论亦得体之至，但心术识见则总不可知也。

昨日发见一奇事，攻吴鉴曩以为必非夫差之物，然阅刘二先生所藏《诸减钟》拓片，则亦云工𡗗（与吴同音）王子黄之子诸减自为钟，知工、𡗗攻、吴皆句吴之异文，“王子黄”即吴公子光，“吴”之作“𡗗”亦犹“邾”之作“鼃”也。又考《散氏

盘》铭中有“尠之有司橐州囊 奘从鬲”一语，“尠”即作《克钟》《克鼎》之“克”，“奘从”即《鬲从簋》（弢庵藏）之“鬲从”，《鬲攸从鼎》之“鼎攸”从，《簋》作于王廿五年，称“鬲从”，《鼎》作于王廿一年，前称“鬲从”，后称“鬲攸从”，盖鬲、攸皆地名，是岁“鬲从”得攸卫牧地，乃称“鬲攸从”，如瑕吕饴孙、延州来季子之例。《散盘》之“攸从鬲”，鬲字盖亦误在从字下耳。然则此《盘》作于《鬲攸从鼎》之后，又在廿一年后。宗周诸王在位久者，前有穆王，后有厉王，此当是厉王时之器。以《克鼎》、《鬲从鼎》诸器相参证，以器颇得一线之光明，然此器中最重要之瀋水究不能考为何水，现颇疑第一字作潒，疑即斜水也。如此水是斜水，则詹即今之郿县矢地，当为今之塾屋，塾屋之音当由矢字来耳。专肃，敬请道安

永观顿首 十八日

按：札言郑孝胥“开去本缺，仍留行走”及《攻吴鉴》事当在1924年5、6月间。

①太真：晋温峤，字太真，借指温肃，字毅夫，时同值南书房。

②戚畹：疑指皇后之父荣源，字仲泉。

三十一、致罗振玉 （1926年1月）

雪堂先生亲家有道：

前奉手教，敬悉一切。辰维起居多胜为颂。中舟^①生日，维往祝之。邂逅芷姓，偕至其家久谈。渠为维书扇，录昌黎五古数首，字字若为今日作，诚可异也。维拟以人日后赴津，灯节前返，此次可得六七日勾留，可以畅谈一切。进奉附名，想抵津后托楫先不迟也。所假傅沅叔《亲征录》，渠约于岁首携至京师。闻其书甚佳，与通行本异同至六七百字，新年即拟以此消遣也。清华学潮近略和缓，未识正月上旬末能开课（下缺）

按：《陈谱》《赵谱》1926年叙王氏：上灯节在天津，与札中所计划合。此札约书于乙丑年岁末，即1926年1月。《陈谱》《赵谱》叙自江安傅沅叔处借《亲征录》事。并谓二月底校毕。而札称：《亲征录》“渠约于岁首携至京师……新年即以此消遣也。”果如此，校事当在丙寅年。

①中舟：袁励準，字珏生，一号中舟，亦南书房旧同值。

三十二、致罗振玉

（上缺）刻至寐叟处索介绍函，叟出示贵州汉石刻，系沈涛园抚黔时拓赠者。文四行，首言金城司马群牂太守到郡□谕夜郎云云，后言诱诛夜郎王兴事，未行署□平三年二月。此事具见《汉书》及《华阳国志》云成帝时事，当是河平三年刻也。公曾见此刻否？检《汉石存》，尚未著录，其文字不似赝作。又贵州等处决无伪作汉刻者。拟属景叔照之印入其《丛编》中也。又于寐处见台州人书，言台州某寺（非国清），尚有智者大师手书大方等陀罗尼。不知信否。再请，

道安不一

国维又拜 十三日

刻检《汉书·西南夷传》见石刻中用字与传同者，或竟是赝刻欤？

按：此札发期不详。然必在1992年11月沈曾植去世之前。

附：罗继祖先生阅后说明

观堂先生书札之辑从我开始，嗣后吴泽，袁英光广搜博采，于是《王国维书信集》出。以为庶几能全，而犹未也。《文献》发表致胡适书札若干通，年上王宇等又录其致雪堂公书札十通，始悟我家所藏遗札，我所录者犹有遗珠流入旅顺博物馆，此王宇

等之辑所由出也，我既勘正其误矣。王宇告诉我馆中尚有三十一通，乃就其全残统计之，我忖其继续发表于《文献》，《文献》主者亦同意。宇第录，先以示我，我为复校，并告以观堂先生为宇内大学问家，其片纸只字皆当珍视。宇更取《赵谱》、《陈谱》、《吴集》参互考订其发札先后，用心甚细，我嘉之。爰书之其后曰：此诸札虽仅卅二通，然于观堂治学之勤、识鉴之精，可略言焉。一、《苍颉篇》之辑，发表者乃姬觉弥名，人为呼冤，今据札，知出观堂主动让姬，于此见其乐善之诚，气量之宏，人未免以小人之心度之矣；二，毓季氏组盘乃仿《毓季子白盘》而贗，被观堂一眼看出而邹景叔尚茫然；三，董康、傅增湘皆侪辈中以精研版本之学著称者，观堂于札中对两人评价，以为傅之风趣较董为优，此观堂之汝南月旦。札中以“广川”隐董，乃我摸索得之者。至观堂于俄之革命深恶痛绝，谓将至世界末日，则其封建思想根深蒂固，时代所囿，要不足为观堂病，惜其致柯凤荪长函不得见耳。

甘孺书后
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八日

整理者工作单位：旅顺博物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耿素丽）